

学术
文库

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蒯莉萍 许爱梅 陶育华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蒯莉萍 许爱梅 陶育华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 蒯莉萍, 许爱梅, 陶育华著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2018.3 (2018.12重印)
(学术文库)
ISBN 978-7-5192-4407-1

I. ①华… II. ①蒯… ②许… ③陶… III. ①华兹华斯 (Wordsworth, William 1770-1850) — 诗歌研究 IV. ①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952 号

-
- | | |
|------|---|
| 书 名 | 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
| 著 者 | 蒯莉萍 许爱梅 陶育华 |
| 责任编辑 | 雷 丹 |
| 装帧设计 | 河北腾博广告有限公司 |
| 出版发行 |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
| 地 址 | 西安市北大街 85 号 |
| 邮 编 | 710003 |
| 电 话 | 029 — 87214941 87233647 (市场营销部)
029 — 87234767 (总编室) |
| 网 址 | http://www.wpcxa.com |
| 邮 箱 | xast@wpcxa.com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
| 印 张 | 11.875 |
| 字 数 | 200 千 |
|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5192-4407-1 |
| 定 价 | 45.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 言

19 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英国浪漫主义之父，华兹华斯把孤独书写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广度和深度。他不仅书写自己的孤独，也写自然的孤独、乡村人的孤独，他以一种审美的视角，感受孤独的自然与人性，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和快乐，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越孤独的美学境界。作为一位诗歌传统的叛逆者，华兹华斯摒弃了古典主义中空洞虚伪的滥觞，以朴素的语言书写平凡而普通的事物，将人们的审美趣味带到本真的生活中，体会崇高的哲理。孤独，作为一种思考的条件和状态，使诗人得以将自然情感升华为艺术情感，进而将现实世界与幻境结合，将有限的素材扩展成为无限的世界。他的诗歌得以让人们在异化中得以解放，返回本真的生活状态，从自然中感受天地神人的共在。

本书针对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研究，深入到华兹华斯孤独审美的由来，不幸的童年塑造了华兹华斯忧郁孤独的性格，进而分析了华兹华斯孤独的审美境界在作品中的表现，分别阐述了大自然和乡民的孤独之美，无论是大自然中的水仙、麻雀，还是少女的忧郁或是老人的悲剧，都体现了华兹华斯创作中的孤独与悲伤，同时结合华兹华斯诗歌分析了孤独审美的现代性和空间悲剧。希望能够更加透彻地了解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孤独意蕴和审美价值。

本书共五章约 20 万字，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的二、三节及第三章的二、三节共约 10 万字，由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蒯莉萍撰写；第

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共约 5 万字，由江苏省行政学院许爱梅撰写；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五章共约 5 万字，由江苏省行政学院陶育华撰写。在撰写的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专家、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著述内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笔 者

2017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华兹华斯的孤独境界之美	1
第一节 超越孤独——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1
第二节 沉浸孤独——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12
第二章 华兹华斯“童心”思想中的悲情之美	29
第一节 华兹华斯“童心”思想的内涵	29
第二节 华兹华斯“童心”思想的创作	39
第三节 华兹华斯童心思想中的悲情思考	55
第三章 华兹华斯自然诗歌的崇高之美	70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自然与救赎	70
第二节 华兹华斯的自然哲思	79
第三节 乡民的孤独审美	94
第四章 华兹华斯诗歌的审美现代性	108
第一节 审美现代性主题内蕴	108
第二节 审美现代性意象	123
第三节 审美现代性的成因和特点	133

第五章 华兹华斯行走人间的悲伤之美	146
第一节 华兹华斯作品的悲剧性	146
第二节 华兹华斯的悲伤意向	157
第三节 华兹华斯的人性与自然悲剧	165
参考文献	183

第一章 华兹华斯的孤独境界之美

威廉·华兹华斯与“孤独”有着不解之缘。他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的时代，自己鲜明的个性以及独特的创作追求使他在自然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和愉悦，从而试图获得一种超脱尘世的救赎。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文学创作顺应时代的潮流，同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在这种条件下，华兹华斯为诗人立法，为诗歌开河。华兹华斯作为新型诗歌的立法者，不但经历了“孤独”，而且还把“孤独”发展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在华氏的诗歌中展现出丰富的含义。

第一节 超越孤独——华兹华斯的孤独审美

孤独，作为一种思考的条件和状态，使诗人得以将自然情感升华为艺术情感，进而将现实世界与幻境结合，将有限的素材扩展成为无限的世界。作为一个极具同情心的人文主义者，诗人聚焦了无家可归者，他们或是乞讨，或是流浪，或是无名地死去。战争与贫困使他们失去家园，流浪在外。更有甚者，当时的政客们还采用禁闭的方式进一步隔绝和规训这些孤独之人。此时诗人们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旨在将当权者和政客们的良心唤醒，给予弱势群体一份关注，以改善他们悲苦的生活状况。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不容忽视。他的诗歌让人们在异化中得以解放，返回本真的生活状态，从自然中感受天地神人的共在。那唱着幽怨曲调的割麦女既是诗人的缪斯，又是引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天使。

一、华兹华斯的孤独之源

华兹华斯书写孤独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诸多变革，这是他孤独之源的时代因素；他年轻时的叛逆性格与晚年思想的日趋保守，让他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此乃他孤独之源的性格因素；他的创作主张不符合当时的创作主流，这使得他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饱受批评和指责。这造就了华兹华斯自身的孤独。

（一）时代因素

华兹华斯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处于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他也经历了诸多的革命和巨变。首先，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诗人经历了阶级和乡绅制度的没落，此乃诗人心目中安静祥和的生活之根基所在。而如今，随着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秩序诞生，随着资本家的日益强大，劳工的苦难和怨恨也与日俱增。“昔日恪守其责、默默工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日子已远去，起而代之的是工业社会的竞争与抢夺”。工业革命前的田园生活是华兹华斯推崇的乌托邦，男耕女织，其乐融融。而工业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且将人最贪婪的一面暴露出来，造成人性的丧失和异化。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改变了诗人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工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社会阶层中新的中产阶级，华兹华斯非常担心他们会影响传统的地主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但又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趋势。诗人熟悉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瓦解，他体会到的是陌生的社会环境，难免不会产生孤独之感。

其次，华兹华斯经历了英法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让诗人振奋了一阵子，然而当他看到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演变成血腥的杀戮和无序的暴动时，诗人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在《序曲》中，华兹华斯将这次危机描绘成“灵魂新近的低潮，也是最低的一次”，导致他“意气颓丧”。不久，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缔结了反法同盟。当诗人看到祖国与自己所认同的革命理想宣战时，他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因此而产生了道义和感情上的矛盾和震撼。在痛苦中，华兹华斯转向了葛德文主义，但很快又放弃了这条路。华兹华斯逐渐由早期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变为对革命采取审慎的态度，更主张温和的改良。他希望在不动摇现有制度的基础上，采取改善人民生活、普及教育等举措。面对诸多变革，诗人没有将眼

光投向未来，而是墨守着旧的社会制度，将希望寄托在英国国教、托利党和乡绅制度上。诗人后期的保守思想也得到了社会上激进人士的质疑和猛烈攻击。这些精神危机以及来自世人的误解让诗人的精神产生了孤独。

（二）性格因素

华兹华斯持有特立独行的性格。年少时，诗人性格叛逆，虽以优异成绩进入剑桥学习，但当时的剑桥人或追逐学术和地位，或一心放纵享乐。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教学大多缺席敷衍，不但学术方面毫无成就，而且政治上也随波逐流，如变色龙般附庸当权的党派。学生则迫于教育制度的原因，成了考试机器，同学间充斥着赤裸裸的竞争。同时，剑桥的学生还放浪形骸，追逐享乐，社交活动不断，醉酒闹事时有发生。诗人不屑与其同流合污，时常逃课，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最后缺席了大学毕业考试，因此没有拿到毕业证。如此叛逆的行为让家人无法理解。当诗人步入中年，迫于养家的压力，他又转而持有保守的心态，任职于罗德家族，维护托利党和英国乡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年轻人的批评和抨击。由此看来，诗人的个性以及政治诉求的改变也令他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之中。此乃诗人孤独原因之二。与此同时，华兹华斯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陆续去世，尤其是弟弟约翰、次子、次女以及妹妹多萝西。华氏还与挚友柯勒律治发生过争执。外部的批评持续不断，而真正支持诗人的家人朋友却逐个离去，这更加深了华兹华斯的孤独。

（三）创作受挫

作为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巨大声誉并非轻易得来，而是经历了多年的负面评价与打击。1793年，当华氏作品《生动蓝图》（*Descriptive Sketches*）和《黄昏漫步》（*An Evening Walk*）出版后，诗人仅得到少量关注，而且都是言辞苛刻的批评。有评论文章说：“难道永恒的钟声，都非要到高山、树林、间云、山洞、幽谷、山溪内才会响吗？这种写法千篇一律，早已定型，成了公式。结尾的时候，总算写了几句好话。……更寄望日后能逐字推敲，写出佳作来。”《抒情歌谣集》也是同样失败。

华氏对于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都做了巨大改革，他取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入诗，这在后人看来实为对传统的颠覆及一种创新，然而当代人却将此视为非主流写法，不符合18世纪以来的理性风格，因此诗集并不受欢迎。

华兹华斯的好朋友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曾评论说诗集中使用的口语化表达不适于诗歌的写作，而且诗歌的主题过于平凡，无法吸引读者。出版商见此评论，也决定立即停止发行诗集。1807年，《诗两集》问世，其中包含如《致雏菊》《孤独的割麦女》《水仙花》等多首华氏佳作。但这部诗集也没有摆脱被批评的厄运。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指责华兹华斯费尽心力寻找一种与前辈诗人不同的写作方式，这种尝试终将失败。拜伦在《文学月刊》上撰文批评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取材平庸，文字幼稚”。随后各种言辞激烈的批评接踵而来。弗兰西·杰佛利（Francis Jeffrey）更是在《爱丁堡书评》上发表评论，认为华氏诗歌是“幼稚的、冗长的、可怕的、抽象的，完全令人无法忍受”。声称华兹华斯疯了才会写出如此无意义的作品，攻击华氏创作风格会坑害读者，最后反复强调诗集出版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后来在《远足》出版后，《爱丁堡书评》礼记为它贴上了“永远失败”的标签，并宣称《瑞尔斯墩的白鹿》是集缺点于一身的劣等诗。同时，《每日评论》也饱含讽刺地表示他们懒得改动华兹华斯的错误了。呕心沥血的创作换来恶评如潮，怎叫诗人不因此而郁闷？创作主张不被人理解也是华兹华斯倍感孤独的原因之一。

因此，多方的打击造就了华斯本人的孤独。这种孤独带给诗人的并非只有精神上的痛苦，而是成就了一位新诗歌的开拓者，一位书写和表现孤独的诗人。

二、华兹华斯诗歌中孤独的表现方式

华兹华斯并没有将孤独局限在 solitary 和 solitude 这两个词中。他经常使用诸如“alone, single, solitude, solitary, lonely, seclusion”等词直接表现孤独或寂寞，或常常使用“by herself, wander, vacant, pensive mood, melancholy”等词间接描写孤独，或使用“silence, silent, still, secluded scene, quiet, Hermit's cave, tranquil, Arabian sands, the farthest Hebrides”等渲染静谧和空旷的气氛以达到暗示孤独的目的。孤独作为华兹华斯诗歌的关键词之一，在其诗歌中主要有四种表现手法：直陈、象征、陌生化和重复。

（一）直陈

诗人常常使用直陈的方式，直接使用大量表示孤独含义的词句。有时孤独就出现在诗歌的题目中，如长诗《远足》（Excursion）的第二章直接

使用 The Solitary 为题，诗中作为叙述者的“诗人”(the Poet) 与其伙伴“漫游者”(the Wanderer) 共同去拜访了“孤独”(the Solitude)，此三人连同“牧师”(the Pastor) 共同构成了华兹华斯本人的精神写照。其中，“孤独”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失去了身边亲朋，体味了政治理想的破灭，以及随之对自然的信念的失望后，寻求从社会中隐退，甚至渴求从生活本身中解脱。以孤独为题的诗歌有《露西·格雷—孤寂》(Lucy Gray or Solitude)、《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还有《她住在人迹罕至的路边》(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歌：为漂泊的犹太人而作》(Song for the Wandering Jew)、《没孩子的父亲》(The Childless Father)、《我曾在海外的异乡漫游》(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最后一只羊》(The Last of the Flock) 等。有时孤独出现在诗歌中，如“这水仙常在我眼前闪现，把孤寂的我带进了天堂”，再如“他坐在那个小小石墩的 / 第二级上，独自吃着他的食粮——”，“偶尔也在黎明的曙光里 / 见过那孤独的孩子”，“接着我发现一个小姑娘——孤零零地坐在马车后面”等。

此外，诗人还直接描绘了一些孤独的人物形象。在《孤独的割麦女》中，劳作的割麦女一边收割，一边吟诵着古老的歌谣，她与在远处旁观倾听的“我”都给读者孤独的感觉，然而两者无声的交流成为一种不孤独的孤独。无论是居住在人迹罕至之处的女人，还是失去家园四处流浪的犹太人，无论是失去孩子还是被人遗弃，都与孤独的生活紧紧相连。漫游在陌生的异地他乡是孤独的，因为他远离了亲密的亲友和熟悉的环境；水手的母亲也是孤独的，因为儿子常年出海，不在自己身边陪伴；乞丐当然也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丧失了家园，还要用自己的尊严交换食物；睡眠也是孤独的，莎士比亚将睡眠与死亡相联系，这是深刻的孤独；那居住在山坡上的孀妇也是孤独的，丈夫的离世让她无依无靠，生活没有保证，如浮萍一般飘摇在这个世界上。

华兹华斯本人作诗就不喜欢使用过于繁杂的辞藻，而用直陈方式直接描写孤独也是诗人的创作主张的体现。这种简洁的描述不加任何修饰，使读者很自然地拉近了与诗歌的距离。

(二) 象征

在古希腊，象征指纪念用的碎陶片。主人将招待的瓷砖打碎，一半交

给客人，另外一半留给自己。碎片因此成了日后故人相见的凭证。象征表示着一种类比和比较。韦勒克指出象征乃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他认为象征与意象有着紧密关系。意象可以转变成隐喻，而如果同一个隐喻反复地重复与再现，就会成为象征。华兹华斯在诗歌中重复使用了诸如云、孤舟、雏菊、山雀、孤舟、夜月等意象，赋予其孤独的色彩，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孤独。

在其名作《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中，首先诗人将独自漫游的“我”比作孤独的云，这缘于“云给人以自在、舒缓、逍遥等惬意的感受，而且云在西方还是孤独的象征”。而后诗人描写在田野中摇摆的黄花仙，无论是云、水仙花还是诗人，这是一种欢乐与“忧戚（melancholy）”的孤独。在《决心与独立》中，他展现了云的另一面。诗人将老弱孤苦的捕蚂蚁人与云朵联系，来描述他站在荒野中的形象，因为“云朵听不见风的高声呼号，而如果动的话，就整个儿随风而飘”。作为自然现象的云，是无法感知周围世界的，因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老人因为年迈，感觉也逐步地衰退，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也慢慢衰退。“云”又是无助而虚弱的，没有风的作用，云是不能自己移动的。而一旦风出来，就会将云整个地吹动，从而更加形象地传达出老人年迈体弱的状态。他就如同云一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有一丁点外界的打击，随时会面临崩溃。这首诗歌中云的意象也象征着孤独，是一种孤苦无依的孤独。

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还多次提及月亮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月亮也被赋予了孤独的色彩。华兹华斯将其比作脸色苍白而又哀怨的修女，它总在深夜出现，或陪伴着孤独的夜行人，或静观人们沉思默想，或是旁若无人地在云中穿行。时间在它这里停止、凝固，这是一种永恒的孤独。当我们放眼月夜，还会发现月亮总是独自置身于空中，因此也是孤独的。她出现在夜晚的高空，与寒冷相伴，让人想起广寒宫中那寂寞的嫦娥仙子，拥有永恒的生命却终日只能与玉兔为伴。月时而“无声无息，默默登天，这么苍白的脸色，忧伤的步履”；时而“静止，沉寂，阴森；迷茫湖水里看不见它的倒影；浓云密布，不放出一颗星星给它做伴，来帮她散心解闷”。月的忧郁及高贵造就了孤独。

在《最后的一只羊》（The Last of the Flock）中，那只仅存的羊揭示了

其主人孤独悲惨的生活，羊的主人因为生活困窘和照料家人而求助于教区，却被无情地拒绝，只好把50只羊慢慢卖掉，换取全家需要的粮食，全家也因此而丧失了经济来源。这最后的羊象征着主人那让人充满辛酸与无奈的孤独。雏菊虽然是“自然界平凡的草木，神态谦恭，容颜也朴素，却有一派清雅的风度……”。由于没有玫瑰的芬芳，没有牡丹的香艳，雏菊很少被人注意到，但是它却能保持自己的风度和精神，实为难能可贵。因此，雏菊象征着平凡的孤独。我们还能发现在鲜花盛开的欢乐五月，蝴蝶和鸣禽都成双成对，而山雀却“来回游息于绿荫，总是孤零零一个；这生命，这精灵，像空气一样，散布着欢乐，不知有忧伤”。它时而伫立在树枝上，隐身于绿叶间，时而飞过屋檐，放歌于天空中。它是如此的自得其乐！还有那行驶在海上的孤舟，如同欢快的云雀一般，遨游于风浪中。诗人还会感动于孤单的萤火虫，虽然身在狂风中，却依然闪着绿光。山雀、孤舟与萤火虫都代表着一种自足而快乐的孤独。它仿佛在诉说着这位墨利波亚国王被人遗弃的过往以及他在岛上独自生活的十年岁月。岛上的雕像则代表着一种沧桑的孤独。

此外，诗歌中人迹罕至之处往往象征着孤独。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常有杳无人烟的荒原，还有人烟稀少的山谷；他既凝神深思于波涛汹涌的海岸，也行至开满雏菊与野蔷薇的小径；无论是蜿蜒前行的潺潺小溪，还是布满荆棘与岩石的荒山，都被诗人写入作品之中。在《徒步远足》中，读者跟随作者来到了寂静的树林，以石南地为床，享受柔和的阳光。在《致一位高地姑娘》中，诗人又带着我们徜徉在洛蒙德湖畔那僻静的小路上，邂逅生活在岩石绿草、树林水湾中的牧羊女。在《丁登寺》中，诗人带我们重游瓦伊河，感受那与世隔绝的静谧，体验自然带给他的欢愉与隐居山林的感觉。诗人还曾把我们带向神秘的阿拉伯沙漠和遥远的赫布里底群岛，以及格拉斯米尔的山谷，还曾漫游在苏格兰的亚罗河谷，看到只剩下残垣颓壁的古老城堡。这些地方平时鲜少有人光顾，一旦有人行至此处，行人也会产生一种孤独之感。

华兹华斯就是以他特有的方式烧制了那招待的瓷砖。他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具体意象，这些意象在诗歌中反复交织出现，无声地召唤着另一半象征的碎片。这另一半就是华兹华斯诗歌中特有的孤独境界，这些意象也构成了华氏的孤独象征系统。

（三）陌生化

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中也经常使用这一创作手法变现孤独。在诗歌《露西·格雷》中，父亲让露西在暴风雨来临前的下午去镇上接自己的母亲。尽管女孩儿担心无法在天黑前赶过去，父亲却忙着干活没有在意女儿的话。华兹华斯用貌似轻松的口吻来叙述这个单纯的女孩：

山中的鹿儿也没她快活：
她顽皮地又踹又踢，
踢得那些粉一样的积雪
像阵烟雾似的飞起。

——《露西·格雷》

首先，华兹华斯并没有向读者说明雪地实际厚度，而是告诉读者女孩儿走在路上，积雪能飞起来如烟雾（smoke）一般。如果是薄薄的雪，肯定不会被行走的人踢起来，更不会有雪如烟雾一样飞起。另外，在厚厚的积雪上，小女孩儿势必行走比较困难，读者不难想象小露西在大雪中孤单地踉跄前行的情景。华兹华斯将露西在雪中艰难行走的状态与山中快乐的小鹿相联系，表面上将女孩儿的困窘赋予了一种欢乐的色彩，显示出露西的天真可爱，实则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她的孤独与无助。如果缺少了这种陌生化的效果，那么读者就不会感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了。

诗人在描写夜月时，曾将月亮称之为“高高在上的夜之女王”（Who But is Pleased to Watch the Moon on High），月之高傲让读者与之产生了距离，这种绝世独立的姿态伴随着孤独。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月亮是相对恒定不动的，而云朵以更快的速度在动，华兹华斯却将此描述为女王在云朵间自顾自地赶路，将月与云的相对运动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描述出来，颇具趣味。当云层遮住月的光辉时，诗人使用了“enshroud”一词。从表面上看，它有用覆盖物遮盖之意，读者可以首先简单地认为月亮被云遮住了。读者脑海中因此会复现出云朵遮月后的漆黑形象。另外，在中世纪英语中，“shroud”还有为了保护而遮盖之意（cover so as to protect）。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层对月亮的遮蔽，如同对女王之尊贵与神秘的一种保护，凸显了月那高贵而孤独的气质。最后云层终将飘走，月光会重新投射在大地

上，月亮又会回到天空中。而那时的天空想必又称为女王的舞台，它澄澈而湛蓝，与女王的气质同出一辙。原本只是再自然不过的夜月，经过诗人陌生化处理，展现出了奇妙、神秘的孤独色彩。

华氏书写孤独时所使用的陌生化手法。依靠这种手法，诗人将人们身边的普通事物化平凡为神奇，妙笔写出了一首首美丽的诗篇，向读者传递着妙不可言的诗意孤独。

（四）重复

诗人为了表现孤独还采用了重复（repetition）的手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重复并非单个词语的机械性复制，而是指表示孤独的词语、意象及句子的反复出现。重复能使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但在诗歌中，重复熟悉的事物则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让人们从新视角思考这些熟悉的事物。华氏诗歌中对孤独的重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其文学传统的重复以及诗人对本身使用语言的重复。这两种重复都使诗人超越传统，使得诗人在其作品中建构出一个含义丰富的孤独世界。

首先，诗歌中存在着华兹华斯对文化传统的重复。华兹华斯并非使用孤独的第一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培根的论文集，在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墓园派诗人格雷，他们都曾经书写过不同方面的孤独。华兹华斯身处在这个文学和文化传统中，已经有了孤独的印记，或者说华氏本身在继承着描写孤独的传统。最明显地表现在《决心与独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中，华氏提及有位“神奇的少年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他是一位极富才华但英年早逝的英国诗人。此人因身处极度的贫苦与孤独之中，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选择自杀。查特顿在其作品《博爱集》中描写了一位与华氏笔下的捕蚂蟥者（leech gatherer）类似的孤独老人。可以说华氏的这首诗从某种程度上与查特顿的诗歌存在着联系。然而华兹华斯笔下的孤独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孤独是华兹华斯艺术沉思的条件和状态，是流浪和弱势人群的命运，还是一种诗意的思考方式和处世态度。华兹华斯的孤独兼具审美、伦理和哲学三重含义。可以说，这兼具对传统的延续与超越。

其次，华兹华斯在创作中多次重复自己所使用的表示孤独的语言。第一，表示孤独的词语和象征孤独的意象在同一首诗歌中重复。如在

《坎伯兰的老乞丐》中，华氏使用了“独自吃着他的干粮”（ate his food in solitude），“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those wild unpeopled hills），“他形单影只地漂泊”（He travels on, a solitary man），“野村”（hamlets），“稀稀落落的屯落”（thinly-scattered villages），“孑然独立的农舍间”（solitary huts），“孤独的人”（this solitary Being），“像流浪者”（like wanderer）等。独自吃干粮的人、形单影只的人、孤独的人、流浪的人与一人呼吸与生活的人构成了对于孤独者的重复，同时荒山野岭、野村、稀稀落落的村落、孑然独立的农舍以及山间的凄凉构成了对于孤独之环境的重复。其中，“他形单影只地漂泊”（He travels on, a solitary Man）在诗歌中重复了两次。与此类似，在诗歌《露西·格雷》中，题目包含“孤独（solitude）”。而后诗人使用了“荒原”（the wild），“荒凉的沼泽”（a wild moor），“孤独的孩子”（the solitary child），“孤零零的”（lonesome），“凄清的歌声”（a solitary song）等。诗歌标题中的孤独、孤独的孩子与凄清的歌声重复出现构成了小主人公的孤独，荒原与沼泽重复了生活环境的孤独。第二，孤独在不同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华兹华斯并非在单个作品中书写孤独，而是在几乎所有的诗歌中都贯穿了这一主题，并因此被冠以孤独诗人的称号。孤独在不同的诗歌中重复性出现，或揭示出华兹华斯的重要的创作与艺术沉思的过程，如《我爱在风狂雨骤的夜晚》《夜景》及《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等；或再现了华兹华斯所处时代的流浪者、乞丐等弱势群体，如《露西·格雷——孤独》《迈尔克》及《坎伯兰的老乞丐》等；抑或为读者呈现出一种天地人神共在的诗意四方域，如《孤独的割麦女》及《高原姑娘》等。

以上四种方式并非孤立地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发生作用。重复的孤独有可能使用直陈、象征或陌生化的手法，而且使用直陈、象征和陌生化去表达的孤独有可能在诗歌中得到重复。总之，这四种手法相互交织、组合，为读者呈现了多维度的孤独。

华兹华斯本人是孤独的，而且其孤独的根源也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诗人接连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政治理想的破碎，熟悉的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失去亲人的痛苦，都让诗人产生了孤独之感。同时，诗人性格上的与众不同及其后期的思想转变饱受当时人们的争议和批判。就连诗人呕心沥血创作的诗歌也得不到主流批评家的好